

B
O
L
I
L
I
A
E
N

翔子说：我是您的玻璃恋人，
因为破碎的人，再也不成其为人，
而破碎的玻璃却还是玻璃。

玻璃恋人

徐旻译

诚一 森村
著



45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玻璃恋人

森村城一 著

6466637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恋人 / (日) 森村诚一著; 徐旻译 -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02.1

ISBN 7-222-03348-3

I. 玻… II. ①森…②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
1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6660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由 Japan UNI Agency, Inc/
BARDON—Chinese Media Agency 授予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23-2000-068 号

责任编辑: 瞿洪斌 陈 苏

装帧设计: 合和工作室

玻璃恋人

(日) 森村诚一 著 徐旻译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)

邮编: 650034

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装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9 字数: 160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222-03348-3/1 · 932 定价: 19.00 元

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目 录



再生的使者……………1

人性的苏醒……………18

刑警的赞歌……………38

违背道德的死因……………71

死去的保证人……………89

缺乏勇气的野心……………111

毫不张扬的杀人……………122

C O N T E N T S

- 讨厌的同路人……………135
- 自私的矛盾……………159
- 迷失的生存价值……………172
- 打碎的娃娃……………202
- 罪恶的阶梯……………216
- 被玷污的正义……………250
- 玻璃的同一性……………268



再生的使者



◎ 1

深夜，宾馆的走廊寂静无声，犹如置身深深的海底。面对走廊的客房门都像紧闭的贝壳，毫无生气，仿佛什么也没有。若再早一些，门内也许会传来几声撩人心神的喘息，可到了现在，夜静更深，人都睡着了，走廊上，连梦中的呼吸都听不到。

走廊上铺满厚实的地毯，自己的脚步声本该被完全吸收，而此刻，却回响在寂静的“海底”。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这脚步声来自身后的远处，禁不住回过头，阴森寂静的走廊，除了自己，连个活动的人影都没有。

桐生卓哉一边在深夜的宾馆巡逻，一边想像那些睡在房里的客人各自的人生状态。

这是一座六十层的巨型宾馆，拥有一千多客房，此刻，该有一千几百位客人正睡在这里。他们彼此没有任何关联。今宵一夜，下榻在同一家宾馆，到了明天，又会各奔东西。缘分不过是同住一家宾馆罢了。

然而，即便是仅此一夜，不明来历，更不知名姓的客人能住在一起，也称得上奇缘了。但是客人们都未曾意识到这缘分的存在。他们从漫长的人生中分出这一夜，在这座宾馆里，睡着了。

每天晚上，桐生在宾馆巡逻时，总觉得这片静寂的海底，堆满了人生的片断。虽然很安静，却不无生机。这是浸透了人类气息的静寂，世俗的静寂。

客房位于第十层到第五十八层。由三个警卫分担这四十九个楼面的巡逻。再加上餐厅、婚礼大厅、大堂、地下走廊，在各自的管辖区域巡回一周，大约需要三小时。每次夜班，一晚上要巡回两次。

如果平安无事，巡逻间隙可以轮流打个盹。若是发生什么意外就别想睡了。如此经历一夜，天亮下班时，已经浑身瘫软了。回到住处，身体累得就像棉花，可脑子却奇异的兴奋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这天夜里，桐生如往常一样开始夜班的定时巡逻，从四十三层走向四十四层。上楼的时候不坐电梯，走大楼两端的紧急楼梯。楼梯上没铺地毯，激起了很大的回声。

他顺着楼梯来到四十四层，向走廊另一端走去。经过大楼中央的电梯厅，正向前走着，突然，眼前的房门打开了，他看到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：一个全裸的女子在他面前横穿走廊而过！

桐生不由一惊。那女子似乎也发现了他，惊叫起来。不过她立刻意识到这是宾馆的警卫，便害羞地蜷缩起身子，



再

生

的

使

者



打开正对的一间客房门，闪了进去。

桐生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，心里大致明白了。也许是一对情人要了正对门的两个房间，刚才，其中的一个去了她伙伴那儿，回来时，正巧桐生经过。夜深了，又是门对门近在咫尺，一丝不挂地来来去去，的确不必太担心。即便如此，也实在是够大胆的。

自打做了宾馆警卫，各种事件经历了不少，可遭遇这 一丝不挂的不速之客，却还是平生头一遭。

撞见裸女之后，桐生惊魂未定，出了一身冷汗。那女子只是惊叫一声便逃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可如果刚才她做出其他反应，后果就不堪设想，桐生险些就陷入了绝境。

客人与宾馆职工发生任何纠纷，后者绝对处于不利地位。更何况这深夜的走廊上没有目击证人，假使那裸女投诉说桐生企图非礼，他是有口难辩的。

慎重起见，桐生还是询问了前台，弄清了那两间都是单人房，住的是某大保险公司参加培训的员工。

按规定，巡逻过程中任何异常现象，都应记入夜班报告。桐生在这天夜班的报告里，只写了一行字：“一切正常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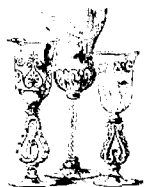
◎ 2

桐生当上宾馆的警卫，深切地体会到：宾馆里聚集了各色各样的人。不论性别、年龄、国籍、人种、宗教、职业、信仰……，所有人都汇聚在这里。健康的，患病的，罪犯也会来。只要能付得起房钱，就没有贫富之分。

人群汇聚的场所除了宾馆，还有剧场、百货店、医院、警察局、车站、机场、电视台、报社……。可这些地方的人总会在身份、时间或目的上存在着一些特点：

来医院的是病人，来警察局的则主要是罪犯或被害人，来百货店的是顾客，来车站机场的是旅客。另外，来警察局或是电视台、剧场、车站的人大多拥有这样那样的自我保护，而宾馆的客人却可以放松到一丝不挂的地步。客房是不设防的。

而且，宾馆承担了人类的一切生活时间：睡眠、起床、会议、各类集会、婚丧嫁娶、商务、娱乐乃至性生活。这种地方，在别处是找不到的。





再者，宾馆的员工对汇聚到此的人群不是俯瞰，而是向上的仰望。从这样的视角，可以窥见许多俯瞰时无法见到的人类弱点与私密之处。自从做了警卫之后，桐生看到了许多以前从未发现的人性侧面。

顾客对于宾馆员工几乎是毫不防备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员工就是这宾馆服务机能中的一个零件，并非是人。充其量不过是个拥有人类外形的服务零件。因此，他们常常会光着身子裹一条浴巾就站在服务生面前，也会当着服务员毫不掩饰地谈论秘密事务或是那些隐私。

宾馆员工对于在这里看到、听到、知道的一切，都必须贯彻“不看、不听、不说”的原则。桐生的工作单位——新宿大都会宾馆是东京都中心涌现的超高层宾馆之一。

说是工作单位，桐生并不是正式员工。他只是个临时的合同工，应聘时，还隐瞒了以往的经历。选择这样一个各色人等汇聚的地方工作，的确可能碰上了解他过去的人，可警卫不像前台、客房服务这些岗位，很少有同客人直接接触的机会。

而且，那些知道他过去的人即便到了这里，也没人能想到桐生会在这里做警卫。身上的警卫制服成了他的掩护。

只有一次，晚上巡逻时，他在电梯厅里和一个以往的同行擦肩而过，可对方并没发现他。

桐生离开家人，抹掉过去，断绝了以往的一切关系，摇身成了一个宾馆警卫。这并不是告别过去，开始新的人生；他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动力，可又死不了，就这样苟且着。当

一个宾馆警卫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

四十五岁，虽然绝对说不上年轻，可作为一个男人还有足够的精力，但要说“苟且余生”却也太早了。夜班结束，自己所去的地方，没有人在等他。打开公寓房门，扑鼻而来的是凝固在混浊空气中的独身气息。那是由自己的体臭为中心构成的气味，那是一种荒凉冷清的气味。

昨晚上班前脱下的睡衣还是那样随意躺在地上。水槽里堆满没洗的餐具，垃圾筒已经满了。被褥从来就是那个样子，保持着桐生爬出来时的形状。枕边，脏兮兮的烟灰缸、啤酒罐、杂志、报纸、台灯、茶壶、纸巾之类散乱成一个扇形。

如果打开壁橱，里面堆满了脏衣服。实在不愿洗衣服，就把买来的内衣穿到不能再穿，扔进壁橱了事。万一忘了买新的，没得换了，就从壁橱里那堆脏内衣里刨出一件相对干净些的穿上。当上警卫快五年了。若再这样活下去，桐生觉得自己都快烂了。可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和死亡都挺适合自己。

尽管冷清荒凉，比起以往的生活却是安定的。他得到了向往已久的安定生活，同时，也失去了此外的一切。

即便独占了幸福也毫无快乐可言。有了分享幸福的人，才能真正得到幸福。若无人分享，幸福也就不存在了。

有人分享时，抛弃了幸福，面对幸福时，再也无人分享。桐生体味着这莫大的讽刺。

然而，他发现，独自一人日渐腐朽的生活，若习惯了，



再

生

的

使

者



却也不坏。

桐生觉得自己似乎已在过去的日子里耗尽了所有的燃料。改变身份后，从未得到补充。没有激烈的燃烧，没有值得分享的幸福更没有分享的对象。可每一天，他都完成所有应该完成的工作。

宾馆里发生任何情况，不过是一件必须处理的工作，和自己的人生毫无瓜葛。任何事件一闪而过，多半是在宾馆内部进行处理，写进报告而已。

有时，那些在员工食堂一块吃饭的年轻客房服务员和电梯小姐，会怀着一份好奇前来试探他。

“我总觉得桐生先生挺神秘的。您应该有太太吧。”

电梯小姐中过百合和他搭话，表情充满着好奇。

“过去。”

桐生回答。

“哟，那现在没了？”

“分手了，不，跑了。”

“哎呀，那么说您现在一个人？我来填补空白怎么样？”

百合言语中带着暗示。

“小孩子家和大人开什么玩笑！”

“哟，我可是大人哦。”

百合的语气像是在抗议。

“百合，算了吧。我听说呀，桐生先生对女人不感兴趣。”

一旁的客房服务员北垣瞳插话说。

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，而是对人不感兴趣。这话已到了桐生的嗓子眼，可还是被他忍住了。

对于年轻女性，并非不感兴趣，然而面对她们，是需要能量的。如今的桐生已没有这份能量。

单是和年轻女性在一起就很累，也许和她们交往，自己能获得能量的补充，但他没有向着她们迈出第一步的勇气。

“不过，桐生先生真是个谜啊。像是挺神奇的。”

瞳的眼神透着一丝媚艳。桐生明白这眼神的意思，若是过去的自己，是不会放过这机会的。

可他一旦回应了瞳的眼神，如今的安定就会被打破。桐生不愿这样。如果这份安定被打破，那种宁静的腐烂就会停止。他宁愿怀抱这种腐烂的根源，任其发展。这是一种平静的受虐。

“桐生先生，您总不会干了一辈子保安吧，以前您干什么？”

百合察觉了桐生的神情。

“这个我早问过了。做保安不过是隐姓埋名，为了隐瞒什么。”

瞳说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百合的声音挺大。

“明白什么了？”

“桐生先生呀，以前是公司的老板吧。那些大证券公司





啦，金融公司啦不是一个个都跨了吗？您就当上保安，隐姓埋名了是吗？”

“你真缺乏想像力。人家桐生先生可不是这样。一定是过去，干了什么抢银行啦，绑票啦，现在呀，正等着通缉令过期呢。”

“你这才缺乏想像力呢！我看哪，说不定是和别人殉情。为了了断婚外情，两个人一块儿走上绝路，可人家死了，桐生先生偏偏活了下来……”

百合和瞳早已顾不上吃饭，琢磨起桐生的过去来。

“可惜，我要让你们失望了。反正，我就这样到处跑，到哪儿都没用。”

桐生放下筷子，站起身来。

◎ 3

这天到家开门时，脚下传来一种柔软的感觉，还有可爱的叫声。低头一看，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只小猫正蜷缩在脚边，就像只小毛球。看来它不怕生人。

这是只白猫，背上的黑色条纹勾勒出两个心型的图案。小脸很可爱。可从来没见过。

“小家伙，你是哪儿来的？”

桐生一问，它又叫起来。看它带着项圈，应该不是野猫。桐生打开门，它便抢先跑了进去。

“嗨，这儿可不是你的家。”

桐生慌忙叫它，可它只顾着走进屋，坐在地上，就像在自家一样。接着，它又叫起来，像是在央求什么。

“你饿了？”

桐生从冰箱里拿出一块吃剩的鱼给它，它便吃起来。吃饱了，干脆就在原地蜷起身子睡下了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

再

生

的

使

者